

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

乔 峰 著



I210.94/60

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

乔 峰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出版说明

本书所收各篇，系作者发表于解放前《救亡日报》、《时代日报》、《读书与出版》及解放后的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》等报刊。编辑时曾经作者进行校订。

各篇顺序大体按内容编排。注释为编者所加。

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3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5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湖北第6次印刷

印数 55,001—65,000

书号 10019·268

定价 0.16 元

目 次

鲁迅先生小的时候	1
鲁迅放学回来时做些什么	3
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	6
鲁迅的幼年时代	10
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	14
阿Q时候的风俗人物一斑	22
鲁迅先生和自然科学	28
鲁迅先生和植物学	31
鲁迅为青年服务一斑	38
关于鲁迅的断片回忆	41
关于鲁迅的爱国反帝思想	49

鲁迅先生小的时候

《救亡日报》叫我写一篇关于鲁迅先生小时候的事情，我答应了，但仔细想想，我记得的不多。原来我们兄弟中鲁迅先生最大，我是第三，如果将未满一岁去世的阿姊计算在内，应该是第四。年纪既相差得较多，知道的事情就少，能够记得的也少了。

但是他糊纸盔甲的事情是记得的，这时期大概正在寿镜吾先生的书房里读书。纸盔甲用几种颜色纸剪成糊成，样式的种类很多。还有各种兵器，有柄的用竹丝做柄，象长矛，画戟，钺斧等，应有尽有。盔甲和兵器都参考各种绣像小说书上的画像来做。样式固然多变化，而且剪的也极为精致。盔的大小适可戴在大指上，以大指的下节做项颈，甲可以披在拳上。四指是屈着的，如果二三指间夹了刀枪等兵器，还可装做武将打仗的姿势。做这种纸盔甲似乎是寿镜吾先生书房里的共同的游戏。鲁迅先生曾讲过，有些学生因妒忌别人糊得好，捉了蟑螂从锁孔里放进书桌的抽屉，于是盔甲都被咬坏了。可见糊盔甲的不止一人，而且好象有时还拿出来比赛的。鲁迅先生的纸盔甲盛在装洋线团的纸盒里，纸盒光洁坚牢，不会被蟑螂咬破。做盔甲的时间常常

在晚上灯下。做好的仿佛有时拿到书房里去，有时又拿回来。

鲁迅先生小时又喜欢描画，画的多数是人物，从各种书上映画出来，后来钉成本子。用的纸多是荆川纸，光，薄，透明。近来已多年不看到这种纸了。笔老是用北狼毫或“金不换”，都是狼（黄鼠狼）毛做的小形的水笔。这种笔鲁迅先生差不多用了一世，我记不起看见他用过别种笔。他病时还叫我们托人去买这种笔，但买好寄到时，人已不在了。

鲁迅先生小时候买的书多数是“花书”，便是各种画谱，细细翻阅，收藏起来。对于书，他非常宝贵，舍不得有一点污损或折皱。翻书页时很当心。买来如见有污损，便拿去掉换。因为书店里钉得不好，常常自己钉过。空闲时也种花，有若干种月季，及石竹，文竹，郁李，映山红等等，因此又看或抄讲种花的书，如《花镜》，便是他常看的。他不单是知道种法，大部分还在要知道花的名称，因为他得到一种花时，喜欢盆上插一条短竹签，写上植物的名字。他抄书的兴致更好，他抄过许多书，一直到山会邑馆里抄碑帖，中间不抄书的时候恐怕不多。

鲁迅先生小的时候，玩的时间非常少，糊盔甲，种花等，可以说玩，但也可以说不是玩，是一种工作。关于玩，大概下雪的时候他也踺马，也许斗马，便是纸摺的马，二人相对吹去，被撞倒，后退的算输。或别种玩，但我不大记得了。

鲁迅放学回来时做些什么

有一次我到宾符先生的家里去，看见有一条鲁迅写的小条幅。这是真的，鲁迅后来常常给人家写字。

其实，鲁迅向来并不爱写字。除却书房里的“例行公事”外，也不看见他习字，也不看见他考究字帖，家里字帖本来倒是有一些的。他幼时很爱画，放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去买画谱。他把过年时候的压岁钱等所得的钱，总去买画谱。向书坊要了目录来，看有什么可买的。如《海仙画谱》，《海上名人画谱》，《阜长画谱》，《椒石画册》等等，买了许多。当然，并不是怎样好的版本，无非木刻或石印的。买来以后，大都用绢线钉过，因为书坊店里钉的不好，往往容易脱线。并常常改换封面，封面照例用栗壳纸。看画谱的时候常常在晚上。母亲房里有一顶四仙桌，晚饭后，他揩干净桌子，搬出画谱来，一张一张翻开来看。翻时很仔细，先看指上有没有墨迹或是否肮脏。他最恨翻时候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刮过去，使左下角翘起来，再拿住它，翻过去。因为纸面上就留有一条指甲刮过的痕迹了。他总是用指头拿书页摺缝上方印有一条阔墨线处去翻，因为不会弄肮脏。我们伏在桌子旁边看，手当然不许伸开去向书上摸一摸。如

果去摸一摸，或用指点一点，深怕洁白的书页上会弄污，当然是要禁止的。看了，又放到母亲眠床旁边的一只红色皮箱里去。这皮箱里并无衣服，藏的都是他的书。因为木板的书箱虫仔容易进去，所以放在高子口的皮箱里，虫进不去。书当然放得很整齐，大空处放大书，小空处放小书。缝里插些小包樟脑，以防蠹鱼来蛀食。

不但看画谱，而且还喜欢画，有一时期是用荆川纸，因它薄而透明，映在画上描绘。笔用尖细的北狼毫。这样描下许多小说上的绣像之类。他有一次给我画了一个扇面，是一块石头，旁生天荷叶（俗称，书上称虎耳草），有一只蜒蚰螺（俗称，即蜗牛）在石头上爬。并有些杂草，纯用墨画的。

还有一件课外工作，即书房以外的活动，是抄书。他也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。如《南方草木状》，《花镜》，《兰蕙同心录》等等，也占据了他的红色皮箱里一部分位置。后来又得了一部《广群芳谱》。抄的也就是这一类，如《释草小记》，《释虫小记》等等，许多这类文字都抄下来，起初抄的都用荆川纸，画了格子衬在里面来抄。后来刻了有直行的木版，定印了许多张，纸用竹纸，直行的条子用黑色，以后抄书就用这种纸头了。抄时只须衬上横格子，他自己抄不及，我曾经替他抄过几种，但名称现在都忘记了。他喜欢讲草木的书籍的脾气一直保存着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候，有一天往蟪隐庐去，看见方时轩《树蕙编》，便买了一本。但不久送给我了。他读书时，从书坊里回来，常常看看《花镜》，

并曾经加上许多注解。不知这册改过的《花镜》现在还存在否。

他暇时也种花。种花的时期最长，有时亦养金鱼，有一次并养过趋织(上海叫催绩，即蟋蟀)，但不大喜欢，不过偶然玩玩的。鱼较喜欢养，在大陆新村时记得还有一只玻璃水族器，养着几条小鱼。

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

在鲁迅幼年时代的一般“家庭教育”粗分起来，可以分为二大派，方法上：一派是主张放纵，一派主张严厉。目的上：一派主张养成拍马和钻营的手段，一派主张养成正直，强硬的性格。鲁迅的家庭教育系统上是属于严厉的一派的，但到鲁迅时代，周家（鲁迅家）已经在衰落的过程中。鲁迅的祖父和父亲性情又本不严厉。只是鲁迅的祖父以喜欢“骂人”出名，并非拍桌大骂，是喜欢指摘与批评别人。这很为人所忌，因此他常为当时的人所不喜欢。入狱以后，心境更加不快活了。见人常常从昏太后，呆皇帝骂起，以至于其他的人们，一一指摘他们的缺点和短处。鲁迅也不大赞成他的祖父，实际上他的祖父对于家里的人却并不严厉。

鲁迅对于他的父亲却不然，因为家庭的情况不好，他的父亲的心境也不快。他常饮酒，有时亦发脾气。如遇生气时，会把筷丢掉，或把碗摔碎。但对待小孩却和善，从不打骂小孩，鲁迅没有受过父亲的责罚。只是有时候，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话去告诉父亲时，他会这样问：“你先去欺侮他们吗？”如果说：“没有。”他会又这样说：“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？”鲁迅的父亲恐怕他的小孩先去捣乱别人。他

认为人如受欺，应该强硬对付，但如无端去欺侮别人，却是不应该的。后来鲁迅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。

鲁迅幼年以至于少年时代，男小孩在读书的家庭里，公认唯一的事务是读书。鲁迅的父亲对于鲁迅的想法也是这样，认为鲁迅小时候最重要的事务是读书。读的只是旧书，就是最初是《鉴略》，以后是“四书”“五经”这一套。讲到这里，就关连到他父亲教鲁迅读《鉴略》和看五猖会的一段事情了。欧阳凡海先生的《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默史》原稿第一章第一节之一（发表于某期《中学生》）上曾记着这事情，说鲁迅正预备去看五猖会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还要叫他读《鉴略》，而且要背出以后才许去看。结果是背出了，他的父亲也答应他去看，但是因为后来鲁迅有“我至今一想起，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”的话，著者遂批评道：

对这样一位严酷的父亲，鲁迅不能理解的地方恐怕还不止这一端吧？不过他父亲叫他背书的这件事，以中国人的眼光看起来，也不能算太奇怪。旧时的中国读书人对学生对儿子不近人情的地方处处都是，他们底职司差不多专门在摧残儿童，至于怎样教育儿童，怎样的行为对儿童才有益或有害，他们并不想过问。

我为了求事实的真相明白起见，我想指出：鲁迅说的“我至今一想起，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”的话，据我的了解，是在形容过去当时的情况，即形容当时所感到不快意，甚至于后来追想起来犹如此。其实鲁迅

不会真的不理解：在那时候，真是严厉的家庭，迎神赛会，根本就不会许可小孩去看的，就是现在，也极少听到会有谁的开明父亲叫小孩书可不必读，还是去看戏去的好。将来教育的方法进步了，使小孩不觉得“做功课”的苦是可能的，但是功课也许仍比“玩”重要些。我想，鲁迅的父亲只要鲁迅把功课背出了许可他去看五猖会，在那时候，已经要算比较的“民主”了。倘使鲁迅真的不了解他的父亲的话，我想，不至于因了他的父亲的病被旧医所误这件事，隔了多年以后（南京学矿毕业以后），还会决心往日本仙台去学医的，——虽然后来因为受了更大的刺激，中途改习了文艺。还有，鲁迅有时候，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，或者故意说着玩，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。实际上，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，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，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，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。在《文艺阵地》四卷一号上登着欧阳凡海先生的文章，讲到鲁迅的婚事，颇有谴责他的母亲的话。那时候主持家政的是鲁迅的母亲，说亲戚家族催迫鲁迅结婚，迫得鲁迅“神经衰弱起来”之类的话，也就不能不说是责备他的母亲了。这话恐怕也不一定对。这从后来发表的若干鲁迅写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来的。但说起来很琐碎，现在不讨论它了。

前面说到一点点，即说到鲁迅幼年时代的家庭教育有二派，一派是主张养成拍马钻营的手段，一派是主张养成强硬的性格。社会上也恰有这样二派人存在。鲁迅的性格属

于后一派。他和他们战斗的，往往是当时有权势的那一些，如章士钊是他的顶头上司，陈源教授是当时有“大名”的教授。鲁迅在教育部中任职的时候，他当社会司下面的一个科的科长，是管图书馆等事情的。有一回，一个次长叫他把一件公事给他批准，他看了一看公文，说不能批准。这种举动由旧日做官的看来，可以说是不照做官的规矩，但鲁迅决不肯放弃自己做事的规矩，他的规矩便是对于旧社会的旧势力强硬应付，不屈服，不随便。要这样做，首先是须具备这一些条件，即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，亦即不怕因此而来的压迫。这勇气和站在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方面是分不开的，因此也就理直而气壮。

在污浊的社会里，能够吹牛拍马的人无疑的较适于生存。但强硬的也能生存，因为在那个社会上，人多受压迫，受压迫的人时时觉得不平，因此赞成刚强不屈的人，因为知道他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。所以吹牛拍马的在依靠自己的技巧以求自己利益的生存的时候，性情强硬的人却为大部分人所喜欢，所赞助。

鲁迅的幼年时代

鲁迅生长在浙江绍兴城区的东昌坊。抗日战争时期本地的人们把这地方改称为鲁迅镇。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反对革命，及和人民为敌，害怕提起鲁迅的名字，遂把鲁迅镇这名称去掉了。现在已称为鲁迅路。

鲁迅出生时（一八八一年，前清光绪时代）祖父在北京当京官，父亲在家里继续读书。那时候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投考，准备去考举人。母亲名叫鲁瑞，生长于安桥头（村名，那里有桥曰安桥），全村皆姓鲁。那时除外祖家读书外（后又有一两家读书），全村都是种田的。大多数男子都兼会做酒。

早先的制度，乡村里分为社（城内称保），社中常有庙，叫做社庙。庙中虽塑有泥神，但老百姓不全迷信。那庙不全作敬神之所，实际上寄存着若干水车及农具，兼作“贮藏库”用的。每年于一定时间做的戏叫做“年规戏”，社庙里每年做的年规戏就叫作社戏了。鲁迅的《社戏》里所描写的就是往社庙里去看戏时候的情形。七斤，六四等农民都是和外祖同辈的人（但年纪却很轻的）。七斤与六四是亲兄弟，鲁迅与七斤特别熟，常与他往镇塘殿等处去玩的。有时也

和他们钓虾或摘豆。

鲁迅除了和安桥头的一班农民做朋友以外，还有一个要好的朋友，就是闰水，也便是《故乡》里面写的闰土。他是一个老工人的儿子。那老工人（带闰水来城时年纪还较轻）本是一个手艺很好的竹作，能编很细巧的竹器，也会刻字。他兼种沙地。我家有事情的时候他便来帮做些事情，包括帮过年及种菜等。有一次他带了闰水来。闰水颈上带着一个银项圈，怕羞地坐在灶头（即厨房里）。鲁迅与他“一见如故”，从此变成好朋友了。鲁迅与闰水幼年时代要好的情形，《故乡》里描写得很明白，这里不需要多说的。

这些农民朋友鲁迅在小说里曾经讲到过，还有没有讲到的一个老朋友是一个木作，名叫和尚。鲁迅小时候他送给他一把木制的象鼻大刀（刀尖向上卷起的一种大刀），刀面上锡箔贴得雪亮，柄是黄漆的。后来各种玩具都抛弃了，这把大刀一直保存着。鲁迅长大后，从外省学校里回来，还在和和尚木作很高兴的谈天，或商量如何做书箱，和尚木作的意见他总觉得很满意的。

那时候住在城内的许多人们常常看不起农人和工人（那时接触到的是手工艺工人）的，鲁迅却完全不是这样。这大概和家庭教育及后来的遭遇很有关系的。

前面曾说到鲁迅出生时，祖父在北京当京官。前清的翰林经常先在京里做小京官的。他有他的一套思想，和当时的人不很一致。比如对于教育，他主张先读《鉴略》，他以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（虽然那书并不好懂）。他

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《百家姓》或《千字文》。他以为只要稍微多识一些字，即可看《西游记》。接下去读《诗经》等等。因为思想上的不同，不会巴结上司，和喜欢批评别人，当时便有一些人和他不对，放外官时就仅仅只放了一个知县（江西金谿县）。他官职大小倒不计较的，只求做清官。因此自理讼词，并叫年纪还幼小的外甥偷偷走进监狱里去观看，他如知道管牢的有拷打及虐待犯人的事情时，就连夜坐堂，亲自用火光照看伤痕，严办狱卒。鲁迅虽并不以祖父生平的一切行动都对，但思想中比较民主的成分（如对于读书，不赞成习惯地依一定次序，从《大学》开始，先“四书”，后“五经”的读下去，主张先读《西游记》等，也可以说这思想是比较开明民主的），不能不受一点影响。母亲又是从农村里来的，丝毫不沾有瞧不起农民等劳动者的思想习惯，当然也给鲁迅很大的影响。

鲁迅受上层分子的压迫是在后来，即从十三岁时候开始的。这一年祖父忽然闹出乱子来，清廷要捉他，连鲁迅也避难到乡下去了。鲁迅的自传里说，避难的地方有人说他是“乞食者”。回家以后，本家们因同族中的事情立了一个议单。这时候父亲避难未回，本家就带着专制的态度叫鲁迅签字。鲁迅觉得这些言语及举动对他是很大的压迫和侮辱，使鲁迅感觉到有许多上层分子都是压迫他的，农工们最可以做朋友。

真正同情被压迫者，反对压迫者的思想体系，不会和爱国主义及反帝国主义的思想相分离，而且一定是相关连的。

鲁迅后来的文章里，一系列地表示了他热爱祖国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，并且由进化论很明确的改变为阶级论，这种转变过程原是十分自然的。我在这里只说一点鲁迅幼时的情形。至于他后来所做的工作不再多说了。